

馬基維利「君王論」

河野健二作 莊園譯

馬基維利小傳

馬基維利 (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) 一四六九年出生於翡冷翠的法律世家。當時麥迪齊 (de' Medici) 家族得勢，實行獨裁，而在義大利、翡冷翠、羅馬、米蘭、那波里、威尼斯等都市國家之間又正在激烈抗爭。他幼年時代的經歷不明。一四九八年，翡冷翠成立共和國，他二十九歲，做了「關於自由和平的十人委員會」的秘書，從事與外國或外都市之間的外交，及本國國民軍的組織化。翌年，任外交官赴法國，切實體驗到國際情勢的複雜。一五〇二年，與當時極為活躍的教皇哲查烈、波爾查 (Ceare Borgia) 頗有接觸。這個有如惡魔的教皇，在「君王論」裏成為政治家的理想。一五一二，麥迪齊在翡冷翠復辟，翌年馬基維利涉嫌以反麥迪齊陰謀被捕入獄，不久被釋放出來，退出政治生涯，在聖亞西卡別墅從事寫作過其餘生。後來政治情勢改變，他也曾出入翡冷翠的社交界。一五二七，在憂慮祖國之中逝世。本書於一五一三年執筆，脫稿，獻給羅倫佐·麥迪齊 (Lorenzo de' Medici)，但到一五三三年才出版。其著作尚有「羅馬史論」「翡冷翠史」等。一五五九年，教廷為對抗宗教改革，將其著作列入禁書，到一五七三年才准出版刪節版。



在長久受傳統與宗教支配的歐洲世界中，最先誕生生活生人的世界，既華麗又有血腥味，而且充滿活力的人的世界，是太陽之國義大利。通過地中海與近東，使歐洲與亞洲連結起來的東方貿易，便提供了這種機緣。統括歐洲世界的神聖羅馬帝國或羅馬教會的規制，在海上活躍的義大利商人或航海業者，金融業者及毛織品業者之前，已逐漸無力化、形骸化。人們已懂得自信和慾望，並已擁有自己的藝術，自己的城市，自己的國家。是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强有力的序幕。

地中海貿易的規模與性質，不像以後的東印度貿易或新大陸貿易那樣，具有國家的規模，實現政治力的集中。在義大利，新的政治單位，是以中世紀的自治都市為中心，加上周圍的農村部分所構成的都市國家。打破宗教與既成道德的界限而橫溢出來的人的精力，不但引起市民們在都市內爭權奪利，進而發展各都市國家之間，以及與諸外國之間的戰爭。人在到達穩定這世俗的世界之前，須要有長期間的戰爭。而在這都市國家之一，「花都」翡冷翠，奔走各方，以處理在文藝復興末期的各種政治難題的卓越思想家，便是年輕時的馬基維利。

當貿易的主導權移向大西洋海岸諸國，翡冷翠的毛織業開始衰退時，翡冷翠的政治、軍事情勢都已極盡複雜，甚至於有難於救治的跡象。其地位有如翡冷翠共和國的主的麥迪齊家，在十五世紀末，受強大的法軍入侵而告倒臺。由商人及基爾特手工業者所組成的市政委員會接管，由修道僧吉羅拉摩、沙弗那羅拉這個神祕的預言者，施行一種革命獨裁政治達四年之久。馬基維利從事他的政治活動時期，是沙弗那羅拉受拷刑的一四九八到一五一二年的十五年間。

因麥迪齊家復位，他被放逐，在翡冷翠的山莊，過着行山捕獵的「悲慘」生活，同時勤奮執筆著作「君王論」。

作為一個君主，有心於權力的人，到底要做些什麼？要如何做呢？這便是本書的論點。馬基維利的目標，是在義大利全國的統一——古代羅馬的復活。它的內容，是要有一個能維持人民的自由，能制壓專橫的貴族的强有力的統一君主國家，也就是實現所謂「絕對王政」。

這種主張，比如照當時已漸漸走向統一國家的法國或英國，就可以說他確實能把握實際情勢。但「君王論」能成為名著，並不止於這一點。他最大的功績，是他基於對人深刻的認識，暴露政治的策術，用驚人的筆力來解明一個政治人的地位與態度，及其法則。

人在論及國家或君主時，容易受品德或好惡所左右，淪為想像的囚虜。「因此，實際上的生活與理想上的生活之間有相當的距離，只想應該做而不顧及實際上所做，不但談不上維持自己的生存，反而會急速招致滅亡。」冷酷的法則，在那裡起作用。就實際上的觀點而言，品德論是多半行不通的。

「人在實行所有自己認為善的事物之中，往往會在許多不善之人中間自取滅亡。因此，君主為確保自己的地位，必須知道行不善之道，而且要學會在必要時既能行善，也能不行善之道。」

因此，君主（主權者），在被愛與被懼怕之間，應選擇何者呢？

「如必須兩者擇一，被懼怕要遠比被愛安全。」

其理由，是存在於人性本身之中。

「人對所愛的人比對所懼怕的人更不會猶豫加以傷害。愛情是用情義的鎖鏈來維持的。人的根性是惡，所以只要自己的方便，隨時可以把它切斷。但恐懼却是用決不會寬緩的處罰的恐懼支撐着。」

雖然這樣，君主却不能橫奪臣下的財產或妻子而遭憎恨。因為「人會迅速忘掉父親之死，却忘不了財產的喪失。」

「每個人都會認為，君主能守信義，誠實生活而不利用奸智，是值得讚賞的。但現代的經驗教示我們，立下豐功偉業的君主並不怎樣注重信義，而是利用奸智欺瞞他人，終於克制守信義的人。」

馬基維利站在客觀而具體的視點，從與道德論不同的層次來構築他的政治論。但他並不摒棄道德。君主雖然沒有必要具全世上所謂的各種德性，但却「絕對有必要裝扮全部具備。」君主「要裝扮，而且也須要慈悲、忠實、和靄與虔誠。但同時，如有必要轉向正相反的方向時，他也必須能隨時轉向，而且要在心裏有所準備，懂得轉變的方法，才是最緊要的。」

本書的主要論點是，君主對貴族、其他有力人物以及外敵如何保護自己，並不以敵視人民剝奪其自由為目的。君主受人民見棄，就會沒落。所以他主張不能以人民為敵。「人民的目的，比貴族的目的更為正當。」而「君王必須與人民和睦相處，但可以不必理會貴族。」

他同時期的著作「羅馬史論」裏，問說「君主與人民那一方更忘恩負義？」他甚至說「如君主能抑制猜疑心，實在是一種奇蹟，反之，如全部人民都能被引導到同樣的心情，就可說是驚天動地的了。」他明瞭人民的羸弱與單純，却不敵視人民。

這個帶有雪亮的眼睛和稍微彎曲的鼻樑的思想家，想洞識超越時間空間而不渝變的人性，並想大膽地導出一般原理。他很精密地解明了「善與惡均不能徹底的」人的二面性以及政治或法律的相對性。

馬基維利基於對人深刻的認識所做的政治論，到後世，竟致使流傳出馬基維利主義這種代名詞，用以形容為目的，不擇手段的政治策術。但馬基維利對馬基維利主義並無責任。馬基維利主義只是馬基維利所完成的政治認識的盜用與惡用而已。

讀他那紮實的文章，就不能不想像到他那「薄薄的，保持閉着的嘴唇」偶而一開，就會漾着冷冷的「譏諷的笑」。

「由來，命運之神是女神。所以，要支配它，就要打它踢它。比起冷靜處理事務的人，命運或者更服從這種人。所以它與女人一樣，總是年輕人的朋友。是因為，年輕人思慮較淺，專橫，而且大膽地支配着她。」

譯者按：本書中譯本——何欣譯「君王論」（國立編譯館出版，臺灣中華書局印行）